

卷六



08033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遷秦置軍魏魏發後孫孫置蠻黃河篇孫孫行魏事孫孫將智孫孫異大職國像

火攻篇。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

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李

筓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

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

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兩勢成通

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

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斷血而殂梅堯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

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

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

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

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

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眾悉燒死又皇甫嵩率眾討黃巾賊

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

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

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勒軍士

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

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

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覲知卽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
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
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
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
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
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
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
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
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
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
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

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爲羽所敗。北
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
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
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
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
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
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
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據通典補李筌曰。
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

今日如行此策。
何待數年。

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十。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暉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窳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

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據通典劍覽補李筌

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賈林

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

兵具。隧一作隊。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

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據通典御

覽補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

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戰、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

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熯易燎。

張預曰：天時旱

燥，則火易燃。

曰者，宿在箕、壁、翼、軫也。

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壁。

凡此

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

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

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水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

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

杜牧曰：宿者月之

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

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

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用火破敵。非專為火攻也。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曰。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卽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卽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早作軍謀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卽攻之。若火闌窳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孫子家語卷二

五

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皙曰：以不變也。何氏曰：

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

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李筌

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

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

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皙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卽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卽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

爲所害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

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

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

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

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

王哲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

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

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

王哲同梅堯臣註。

張

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

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曰。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

梅

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曰。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

數知風起之曰。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

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

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

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

可以奪敵蓄積。

杜佑曰。水但能絕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

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從通典補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

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畧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嘗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曰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

孫子十家註卷二十一

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

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爲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

此十字包羅萬象。今之應慮者。紫金山。龍脖子。應修者。先據紫金山。嚴防龍脖子。否則鍾山脚下。不可久紮。終難守也。

乙卯六月志

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

孫子一家註卷二

九

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通典御覽皆兩引作興軍。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以言戰。

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為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曰。人主聚眾興

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十一

死。其國自亡者也。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愠。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脫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

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賜還秦器提提魏從楚楚齊晉漢河晉置置符 墨書墨帛府藏歸與入驥同棧

用間篇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

之道尤須微密 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曰費千金

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

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

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眾矣

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

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

輸疲於道路也 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

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較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

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

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

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

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謀令窺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

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

取勝是不仁之極也 王皙曰怪財賞不用間也 張預曰

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

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

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

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謀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

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

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

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

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

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

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

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

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

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問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偽，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李筌曰：因問人也。梅堯臣曰：鬼神之情。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三

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問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為鄉

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通典御覽 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

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

綱紀，人君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

何道，知通神理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問敵而莫知我

用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張預曰：五間

必由二字著眼。

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

因間爲鄉間。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

何氏曰：如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四

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變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致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賜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同也。梅堯臣曰：因其官屬

此二項人役庸庸將帥皆不敢用。

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

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齋、金玉陷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披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

蒧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蒧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為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用也。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

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偽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

王督曰：反敵間反為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

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通典御覽傳皆作待按此與李筌本

也同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

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蓋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聞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

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水知事

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下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

晉曰：詐而間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

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

孫子十家集卷十三

八

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饑寒垢耻者爲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二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九

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竅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

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

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出，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

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皙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從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先量問者之

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皙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孫子家語卷十三

十一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旣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皙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旣陷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王皙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皙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

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

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間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

者滅其言。曰：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

敵。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

俱殺之。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

孫子家註卷十三

十一

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

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

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

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

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

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

之。漢王遣韓信、曹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

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

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

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

俱殺以滅口，實非庸庸將帥所能。

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問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

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闈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

孫子家語卷三

十一

必索敵人之間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通典御覽無必索二字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杜牧

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梅堯

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問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王皙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

之曲爲辯說。深致情愛。然後陷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

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蓄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

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杜牧

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尙可使爲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

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

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

同其義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陷之誘令

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梅堯臣

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

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可御覽同

孫子家註卷十三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

在據通典御覽補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

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

間可使如期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

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

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

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

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十四

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

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

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

州、犁之奔楚，苗、賈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

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

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

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

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

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

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

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竊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聽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惟責

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卽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賈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奔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

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啟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皙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十三篇兵經未以用容兵爲能以設防爲計足見容兵不可用何況勇也與其防堵何若嚴剿即如父母病危不尋醫醫藥具先置辦棺衾真愚子孫也言之寒心聽之可恥能不閣筆浩歎也耶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鄭樵通志藝文畧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畧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遺說廿四章。以神十家未盡之詞。尚非蛇足。更願名公巨卿。公暇之時。檢而閱之。可期有裨家國。有國始能有家人。人。人。曉喻。何待言之。

乙卯六月志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畧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眾。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為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為多。得一二者為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為多。得二三為少。五七俱得者為全勝。不得者為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

孫子遺說

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

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鋸。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

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閒謀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

孫子遺說

三

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

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闔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門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畧。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畧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覺而動敵。有覺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覺。不能彊使爲吾

孫子遺說

四

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丸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閒疎之。夫覺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覺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覺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

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孫子遺說

五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鷺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翹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

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卽虛，非虛卽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入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鬥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

孫子遺說

六

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眾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耆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眾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序同耳。

孫子遺說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

不然曰此用吾眾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門將軍主於謀門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門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門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鬥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門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開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為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為智用兵之法出於眾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眾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

孫子遺說

八

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圯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

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眾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

孫子遺說

九

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

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

意也。

孫子遺說

十

或曰。方馬理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爲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

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開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旣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典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孫子遺說

十一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野強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

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夷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閒使閒，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閒者，用閒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閒敵哉？使閒者，使人爲閒也。吾之與閒，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閒有覆舟之禍，閒疑我有害己之計，非

孫子遺說

十一

仁恩不足以結閒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閒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閒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閒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閒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閒，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

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閒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閒。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閒。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閒實同。而名異。

或問閒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閒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者。難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閒。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

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遺說

十一

雖讀兵經萬遍。不如心領神會。果能領會。方悟兵經不外易學。世間庸將多。良將少。談兵者多。知兵者少。孫子十三篇。古今解悟者罕矣哉。曷勝掩卷而太息。

乙卯夏六月空室虔心靜讀介春氏百拜湧志

林幼讀孫子兵經時。文理已曉。讀之喻久。但覺意味深長。

乙卯林錄

余雖幼小之童亦不可無揚名之志盡心竭力而為二者世受皇恩涓埃未報雖及否運亦要法式穆之誠但願全其名不願全其身也

光緒庚辰正月十日松林書



